



舒婷的木棉

舒婷作品朗诵

"十五"国家重点音像出版物规划项目



湖南出版集团
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

配乐朗诵舒婷作品

炼烧的木棉

朗 赏
诵 析
／ 田
林 中
如 阳

重要启事

我社已委托中国著作权使用报酬收转中心湖南分中心向本系列出版物的著作权人或其法定继承人转付稿酬。请收到稿酬者及时与我们联系，以便奉赠样碟。

燃烧的木棉——配乐朗诵舒婷作品

CD / 附朗诵赏析文本

朗诵：林如

赏析：田中阳

责任编辑：施蓉

作曲 / 指挥：孟勇

演奏：长笛 / 赵建华 小提琴 / 汪文 大提琴 / 曾健强
双簧管 / 饶世伟

录音：王学强、朱青

装帧设计：卞江

出版：湖南电子音像出版社

社址：长沙市展览馆路66号新闻出版大厦

邮政编码：410005

电话：0731-2224635 2231197（传真）

E—MAIL: xiangyin1@hotmail.com

营销企划：大鹏湘音出版有限责任公司

经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长沙市银都教育印刷厂

监制：巫皖平

出品人：谢柳青

ISRC CN-F10-01-305-00/A·H

ISBN 7-88479-057-2

定价：18.00元(CD配书)

(若有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电话 0731-2221146)

舒婷 1952年出生于福建厦门市，1969年初中毕

业后去闽西山村插队，后回城当工人，1981年调福建省文联工作。1971年开始写诗。出版诗集有《双桅船》、《会唱歌的鸢尾花》和合集《舒婷、顾城抒情诗选》、《五人诗选》等。

舒婷的诗具有鲜明的浪漫主义的特色。诗人观照生活的方式，往往是首先楔入自己的内心，通过内心的映照，来幅射外部的世界，即通过自己对事物的内心的观照和观感，来表现外部世界。因而，她表现的外部世界，带有强烈的主观性、情绪性和象征性。她的诗作有着丰富的内涵，不是简单的平面体，而存在复杂的、多维的层次和空间。

舒婷执著地追求人文主义理想。她写于“文革”时期的诗，表现了在动乱的历史中个人的悲欢哀乐，表达了一代青年对自己青春和国家命运的忧虑、郁愤和执著追求。在新时期，诗人把挚爱的情感贯注到对民族和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中，在国家和民族的历史发展中，寻求和确定个人的位置和价值，形成了强烈的历史使命感，写出了《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这样一些有影响的诗篇。她的人文主义理想往往表现为对一种带有清新时代精神的道德理想的向往和渴求。同时，也表现为对于人生意义、社会理想和人际关系的积极肯定，对于未来充满信心。她的诗虽有忧伤、痛苦，但绝不消沉，诗中的自我形象，展现了她那一代青年在特定历史时代艰难坎坷的心灵历程和美好的灵魂。

舒婷的诗具有典雅温柔的抒情风格。这突出地体现在她的大量的歌唱爱情与友谊的诗篇中。她的作品中总是活跃着一个充满女性温馨的抒情主人公，聪明、蕴藉、体人，优雅典丽的美有时因为淡淡的忧伤而更凄婉动人，形成舒婷诗中独有的美丽而忧伤的情感。

目 录

致橡树·····	(1)
寄杭城·····	(3)
珠贝——大海的眼泪·····	(5)
船·····	(7)
呵，母亲·····	(9)
雨别·····	(11)
这也是一切·····	(12)
思念·····	(14)
白天鹅·····	(15)
路遇·····	(17)
双桅船·····	(18)
惠安女子·····	(19)
童话诗人·····	(20)
落叶·····	(22)
始祖鸟·····	(24)
墙·····	(26)
神女峰·····	(28)
四月的黄昏·····	(30)
原色·····	(32)
祖国呵，我亲爱的祖国·····	(34)

致 橡 树

我如果爱你——
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
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
我如果爱你——
绝不学痴情的鸟儿，
为绿荫重复单纯的歌曲；
也不止像泉源，
常年送来清凉的慰藉；
也不止像险峰，
增加你的高度，衬托你的威仪。
甚至日光。
甚至春雨。
不，这些都还不够！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
做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
根，紧握在地下，
叶，相触在云里。
每一阵风过，
我们都互相致意，
但没有人
听懂我们的言语。
你有你的铜枝铁干，

像刀，像剑，
 也像戟；
 我有我红硕的花朵，
 像沉重的叹息，
 又像英勇的火炬。
 我们分担寒潮、风雷、霹雳；
 我们共享雾霭、流岚、虹霓。
 仿佛永远分离，
 却又终生相依。
 这才是伟大的爱情，
 坚贞就在这里：
 爱——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这是一首爱情诗，写于1977年3月。诗作否定了依附的爱情观，也不赞许廉价的单方面的奉献的爱情观，表现了现代女性渴盼在婚恋中始终保持其独立人格和独立人生价值的思想主题。在艺术表现上，诗作采用了内心独白的抒情方式，同时，以象征的手法构造意象，使得哲理性很强的思想、意念，得以在亲切可感的形象中生发、诗化。

寄 杭 城

如果有一个晴和的夜晚，
也是那样的风，吹得脸发烫；
也是那样的月，照得人心欢；
呵，友人，请走出你的书房。

谁说公路枯寂没有风光，
只要你还记得那沙沙的足响；
那草尖上留存的露珠儿，
是否已在空气中消散？

江水一定还那么湛蓝湛蓝，
杭城的倒影在涟漪中摇荡。
那江边默默的小亭子哟，
可还记得我们的心愿和向往？

榕树下，大桥旁，
是谁还坐在那个老地方？
他的心是否同渔火一起，
漂泊在茫茫的江天上……



《寄杭城》写于70年代初。它表现了人性扭曲的动乱岁月中存活着的一种真挚的友情，也表现了诗人在对友人深切的怀念中流露出的一种茫然和惆怅的情绪。诗的构图、抒情方式不同凡响。既无密集、奇巧的意象，也不用夸张、变形等技巧，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一幅和谐、淡雅的水墨画。

珠
贝

—
大
海
的
眼
泪

在我微颤的手心里放下一粒珠贝，
仿佛大海滴下的鹅黄色的眼泪……

当波涛含恨离去，
在大地雪白的胸前哽咽，
它是英雄眼里灼烫的泪，
也和英雄一样忠实，
嫉妒的阳光

终不能把它化作一滴清水；

当海浪欢呼而来，
大地张开手臂把爱人迎接，
它是少女怀中的金枝玉叶，
也和少女的心一样多情，
残忍的岁月

终不能叫它的花瓣枯萎。

它是无数拥抱，
无数泣别，

无数悲喜中
被抛弃的最崇高的诗节；
它是无数雾晨，
无数雨夜，
无数年代里
被遗忘的最和谐的音乐。

撒出去——
失败者的心头血，
矗起来——
胜利者的纪念碑。
它目睹了血腥的光荣，
它记载了伟大的罪孽。

它是这样伟大，
它的花纹，它的色彩，
包罗了广渺的宇宙，
概括了浩瀚的世界；
它是这样渺小，如我的诗行一样素洁，
风凄厉地鞭打我，
终不能把它从我的手心夺回。

仿佛大海滴下的鹅黄色的眼泪，
在我微颤的手心里放下了一粒珠贝……



这首诗写于1975年1月。“珠贝”是一个象征意象。它的形成，象征着人生的曲折、磨难；它的晶莹剔透，象征着人的圣洁、脱俗；它的“渺小”，象征着人在宇宙中的位置；它的“伟大”，象征着人的价值的实现。“珠贝”这个情感载体，其内核是对人的价值的肯定。诗人用艺术的魔力使小小的“珠贝”包孕着多层次的哲理，空灵而包孕无穷，纯净而能折射出复杂的光彩，透明而有一种朦胧的神秘感。

船

一只小船
不知什么缘故
倾斜地搁浅在
荒凉的礁岸上
油漆还没褪尽
风帆已经折断
既没有绿树垂荫
连青草也不肯生长

满潮的海面
只在离它几米的地方
波浪喘息着
水鸟焦灼地扑打翅膀
无垠的大海
纵有辽远的疆域
咫尺之内
却丧失了最后的力量

隔着永恒的距离
他们怅然相望
爱情穿过生死的界线
世纪的空间

交织着万古长新的目光
难道真挚的爱
将随着船板一起腐烂
难道飞翔的灵魂
将终身监禁在自由的门槛



该诗创作于1975年6月。搁浅在礁岸上的小船与大海咫尺之隔，却如“隔着永恒的距离”，只能“怅然相望”，这整体性象征带来的模糊性，导致理解的多向多维。对这距离和阻隔，读者可以联想为爱情、友谊、理想、民族统一，等等。背景的抽象化，使诗情向普遍性升华，给诗带来更大的想象空间。

呵， 母亲

你苍白的指尖理着我的双鬓，
我禁不住象儿时一样

紧紧拉住你的衣襟。

呵，母亲，

为了留住你渐渐隐去的身影，
虽然晨曦已把梦剪成烟缕，
我还是久久不敢睁开眼睛。

我依旧珍藏着那鲜红的围巾，
生怕浣洗会使它

失去你特有的温馨。

呵，母亲，

岁月的流水不也同样无情？
生怕记忆也一样褪色呵，
我怎敢轻易打开它的画屏？

为了一根刺我曾向你哭喊，
如今戴着荆冠，我不敢，

一声也不敢呻吟。

呵，母亲，

我常悲哀地仰望你的照片，
纵然呼唤能够穿透黄土，

我怎敢惊动你的安眠？

我还不这样陈列爱的礼品，
虽然我写了许多支歌，
 给花、给海、给黎明。
呵，母亲，
我的甜柔深谧的怀念，
不是激流，不是瀑布，
是花木掩映中唱不出歌声的古井。



这是一首充满了人性美的心灵之歌。在对母亲牵肠挂肚的思念中，诗人展示了内心博大深沉的爱。这种爱的情感又是长期被压抑着的，犹如“花木掩映中唱不出歌声的古井”。诗作写于1975年8月，诗人的沉郁是不难理解的。在艺术表现上，诗人没有对母亲形象作直接描写，而是从回忆中拾取几片零碎的花瓣。然而，这些发自心灵深处的呼唤，却把对母亲深切的怀念、无依的凄情描述得淋漓尽致。

雨 别

我真想摔开车门，向你奔去，
在你的宽肩上失声痛哭：
“我忍不住，我真忍不住。”

我真想拉起你的手，
逃向初晴的天空和田野，
不畏缩也不回顾。

我真想聚集全部柔情，
以一个无法申诉的眼神，
使你终于醒悟。

我真想，真想……
我的痛苦变为忧伤，
想也想不够，说也说不出。



这首诗写于1977年4月。诗作表达的爱的情感已经到了饱和状态，似乎一触即发，而终于被理智的闸门锁住，只能在闸门内涌动、翻腾。每个人在一生中会有不同的离别场景，但诗作中那种激动而又无法申诉的矛盾心境，那“想也想不够，说也说不出”的忧伤，却可能是共有的。诗人选择“我”和“你”将要分手尚未分手最能表现心理情绪的瞬间进行构思，最具包孕性和神秘感。奇妙构思，造成了诗的张力场。

这也是一切

——答一位青年
朋友的《一切》

不是一切大树
都被暴风折断；
不是一切种子
都找不到生根的土壤；
不是一切真情
都流失在人心的沙漠里；
不是一切梦想
都甘愿被折掉翅膀。

不，不是一切
都像你说的那样！

不是一切火焰
都只燃烧自己
而不把别人照亮；
不是一切星星
都仅指示黑夜
而不报告曙光；
不是一切歌声
都掠过耳旁
而不留在心上。